

民族教育改革中的阵痛

——和田地区双语教育教学中的几个错误认识

许多会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 新疆和田, 848000)

摘 要: 根据 2011 年 6 月至 2012 年 11 月对和田地区七县一市 7 所初级中学双语教学工作调研情况, 发现和地区双语教育教学中存在五大观念上的错误认识需要纠正, 即: 1. “汉语”不能简单看作“汉族的语言”; 2. “双语教学”不等于“汉语教学”; 3. “双语教师”不能简单看作“汉族老师”; 4. “汉语课”不等于“数理化课程的工具课”; 5. “双语”教学不等于“双语班”教学。

关键词: 和田地区; 双语教育; 双语教学; 语言态度; 国语

中图分类号: H19 **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 新疆正迎来历史上的最好发展期。我们所从事的双语教育研究工作, 正在创造历史, 我们, 正在见证历史。我坚信, 总有一天, 我们会发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非常有意义。(李儒忠)

双语教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正如世界著名的双语教育专家 W·F 麦凯教授和 M. 西格恩合著的《双语教育概论》所说的: “就世界范围而言, 双语教育对加强各民族相互理解是我们所能做的最有价值的贡献; 就国家范围而言, 这是促进各个种族群体和语言和平共处的最佳途径。双语教育的代价无论多么昂贵, 它都将比不进行双语教育所付出的社会代价要低。”^[1]

一、“汉语”不能简单看作“汉族的语言”

语言和民族不能简单划等号一样, “汉语”不能简单看作“汉族的语言”。^[2]

首先, 汉语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通用语言。

我国 55 个少数民族中 6 个民族全部或者大部转用了汉语, 近 40 个民族的大部分人兼通汉语。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历史和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 汉语汉文已经客观上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通用语言, 是 56 个民族之间使用的“族际通用语”。(现实中, 许多人把“汉语”当作我国的“国语”。实际上我们国家没有“国语”, 这也正是体现各民族和语言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精神。)

各级各类文件中用到的大都是“汉语”这个词, 实际上就是指“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即: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同时又是国家法定的全国通用的语言。

它在全国范围内通用，包括民族自治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31]

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班级）和其他教育机构，有条件的应当采用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并用少数民族语言讲课；根据情况从小学低年级或高年级起开设汉文课程，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1992年11月6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语委关于当前语言文字工作请示的通知》中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少数民族地区也要重视推广普通话；在学习中应推行当地民族语言和汉语普通话的双语教学。少数民族地区推广普通话的具体要求和步骤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200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学前班管理办法》规定：“少数民族语系的学前班除学习本民族语言外，应积极创造条件学说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从以上三个规定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双语教学中的“汉语”就是“普通话”，就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其次，汉语是联合国六种正式工作语言之一。

作为联合国六种正式工作语言之一的汉语，在国际交往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在国际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学习和研究汉语的人也越来越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国力的日益强大，汉语越来越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重视。他们纷纷在大学乃至中小学开设汉语课，研究汉语的机构在不断建立。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和北京申奥成功后，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一股学习汉语的热潮。为了适应汉语热的国际形势需要，中央决定大力向国际推广汉语，促使汉语向着成为世界强势语言的目标前进。^[39]

同时需要注意，“使用汉语”也不等于“变成了汉族人”。世界上的语言很多，互相学习语言的现象十分普遍，拿世界上最强势的语言——英语来讲，使用英语的人很多，他们并没有变成“英国人”；很多人通晓许多国家和民族的语言，他们也没有变成其他国家的人或者其他民族。相反，有些人不会说汉语，但仍然是汉族人，如“华裔”，他们中间有许多汉族人，但是其中有的并不怎么会说汉语甚至不会说汉语，难道他们就不是汉族人吗？

所以说“学汉语”就是“民族同化”的观点之理由是很不充分的。

二、“双语教学”不等于“汉语教学”

“双语教学”顾名思义，至少指用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教学。其对象明确地指向是“少数民族学生或干部”，这就决定了少数民族教育在教育目的、教学内容、教学用语等诸方面都要“两面适应”“两面兼顾”。“汉语教学”就是使用汉语言进行的教学，是一种单语教学。但是，社会上对“双语教学”和“汉语教学”的概念缺乏明确认识进而简单认为“双语教学”就是“汉语教学”。

笔者翻阅有关文件发现，认为把“双语教学”简单等同于“汉语教学”有其历史原因。

第一，二十世纪大多使用“汉语教学”，行文中有明确的使用“对象”——少数民族中小学。

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改革开放到二十世纪末，除1992年自治区第二届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使用“双语”说法外，其他文件用的都是“汉语教学”的说法。如：

1978年，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决定：民族小学从三年级开设**汉语课**，到1995年，高中毕业生要达到“民汉兼通”。

1984年，自治区党委提出：“各级党委要把加强**汉语教学**工作当做加速培养少数民族建设人才的一件大事来抓……”同年，自治区教育厅《关于贯彻自治区党委[84]3号文件的几点意见》，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领导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把**汉语课**视为民族中小学最重要的工具课之一，把“民汉兼通”作为**汉语教学**的基本方针。

1985年，自治区党委《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决定》进一步强调了民族学校的**汉语教学**工作，并把搞好少数民族**汉语教学**工作列为自治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同年，自治区教育厅《关于调整五年制小学部分课程计划的通知》要求城镇民族小学从1985年新学年起，必须开设**汉语课**，并开足课时，农牧区民族小学积极创造条件，于1987年开设**汉语课**。

1987年，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又强调：“要把加强和改革民族学校**汉语教学**工作作为发展民族教育、提高民族素质、开发振兴新疆的一项战略措施来抓。”

1992年，自治区召开第二届民族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提出了“**双语**是提高民族文化的必由之路”的理念。

1999年，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在《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的意见》中指出：“要把加强**汉语教学**作为提高少数民族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

第二，二十一世纪大多使用“双语教学”，行文中亦有明确的使用“对象”——少数民族学生，但办班的范围扩大到了汉族学校，即：汉族学校出现“双语实验班”。如：

2003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发展加快民族教育的决定〉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2001年到2010年期间改进和加强**双语教学**的基本任务……积极扩大**双语**授课试验范围，县（市）以上中学都要开设**双语**授课实验班，县（市）中学全部过渡到**双语**授课试验班的教学模式。同年，自治区决定在新疆各地条件较好的中学开设初中**双语**实验班。

2004年，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大力推进“**双语**”教学工作的决定》，确

定了“从幼儿抓起，从教师抓起”的双语教育工作思路。2005年，自治区《关于加强少数民族学前双语教育的意见》提出：“大力加强农村少数民族学前教育，积极推进与学前教育相适应的少数民族小学‘**双语教学模式改革**’。”

2010年，自治区双语教学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为科学推进少数民族学前和中小学双语教育工作，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意见》（中发[2010]9号）和《教育部等十部门关于推进**新疆双语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教民[2010]6号），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学前和中小学**双语教育**发展规划（2010-2020年）》，并明确提出：“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和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有利于增强各民族学生的祖国意识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有利于促进各民族学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有利于促各民族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在我区推进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主、本民族语言文字为辅的**双语教育**，是提高少数民族教育质量，培养民汉兼通少数民族人才战略的重要举措；是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和进步，实现新疆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我区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工作，把推进**双语教育**作为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战略举措，作为推进新疆教育跨越式发展的重要任务，摆在了特殊重要的地位。我们一定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推进**双语教育**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增强做好**双语教育**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开始到二十世纪末，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汉语教学”的提法并不会给人造成模糊认识，大家都知道是针对少数民族中小学的“汉语教学”，而且“汉语教学”的重要载体主要是“汉语课”。到现在，有些同志把“双语教学”简单地等同于“汉语教学”的认识和做法是非常错误的。

在新世纪，随着民族教育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入，随着“双语实验班”范围扩大，“双语教学”“双语教育”这些概念应运而生，和“汉语教学”的提法内含又不好理解，给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调研中发现：许多少数民族同志把“双语教学”简单地等同于“汉语教学”并提出质疑，就是一些汉民族同志都认为：“双语教学就事汉语教学。提法不同而已。”

三、“双语教师”不能简单看作“汉族老师”

笔者认为，“双语教师”不等于“汉族老师”，原因为：“双语教师”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老师本身应该是“双语人”。“汉族老师”给少数民族学生教汉语，如果会少数民族语言，自然是“双语教师”；但是如果“汉族老师”不会少数民族学生的母语，换句话说老师本身是“单语人”，那么就不应该是“双语老师”，只能是“汉语老师”，

这时的“双语教师”不等于“汉语教师”。少数民族教师教少数民族学生，懂汉语用汉语，自然就是“双语教师”；如果教汉语，也可以称之为“汉语教师”，这时候“双语教师”和“汉语教师”重合。

调研中发现：把“双语教师”简单地等同于“汉语老师”的看法数量不少，就是认为“双语教师”不等于“汉语教师”，但在实际的操作中，许多汉族教师基本不懂维吾尔语，给少数民族学生讲授汉语课、数理化课，学校全部把“汉语老师”简单地划分为“双语教师”之列，原因是和田地区双语教师数量严重短缺。

据陈兰《和田地区中小学双语师资队伍建设研究》：解决中学阶段双语师资短缺问题，和田地区 2011-2015 年需新增初中双语教师 1611 名，小学双语教师 6170 名；预计 2011-2015 年每年自然减员 600 名教师，共自然减员 3000 名。“十二五”期间和田地区需新增中小学双语教师 10421 名，加上缺乏的 5846 名教师，应补充双语教师 16267 名。^[4]

新疆的双语师资数量如何？据马文华《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学工作的回顾与展望》：双语教师的数量不足、质量偏低，不能适应双语教学工作的需要。……少数民族教师为 14.8 万，具备双语能力的教师 2.83 万，占少数民族教师的总数的 19.3%，但双语教师质量偏低。^[5]

由于双语教师数量严重短缺，教育部门实行按学段招聘特岗教师，据了解，自治区为和田地区招聘特岗教师以来，师资来源成为摆在面前的大问题。招聘的教师都是公务员招聘剩下的人员，质量得不到保证。以和田地区为例，2010 年自治区给了 1500 名特岗教师名额，按照学段招聘，60 分就可以，但是实际上参加招聘的人中间只有 360 多人，缺口 1100 多。2010 年自治区又给了 1500 个名额，合格的只有 400 多人，给教育厅打报告，从 60 分降到了 55 分，一共招聘了 780 多人，缺口 700 多人。和田地区教育局领导感叹到：“政策很好，就是找不上人，连人都没有，怎么谈质量？”“我们教育现在就一句话：一切为了教师。”

招聘到双语教师特岗上后又如何？

据了解，学校领导每年一到公务员考试时非常紧张。因为许多招聘到的老师又要去参加公务员招聘，一旦招聘成功就留不住了。就是公务员的工资待遇比教师的低，许多教师也不愿意当双语教师，因为双语教师都在超负荷工作，太累，农村的环境不理想，生活上不适应，再加上检查多，考核严，所得和其他教师一样。为了留住现有招聘到的教师，一些学校想了各种办法，又是买米，又是买面，还要买油、买煤、买气，领导亲自带人送到招聘教师的房子，学校提出了的口号和教育局不谋而合：“一切为了教师。”就这样还是留不住，墨玉县这几年辞职的双语教师有 140 多人。

一位资深教师讲到：“我很喜欢当老师，因为老师的工作是一个自主性独立性很强的工作，为什么现在的人不喜欢？母语教师和双语教师待遇一样，而双语教师付出的至少是

成倍的工作量，心理压力大，有心理障碍，所以一些双语教师动不动就想调整到普通班。”

“招聘进来的汉族教师绝大多数是单语人，他们成了语言环境的营造者，但是这些教师大多非常压抑，他有很多知识，却成了茶壶里的饺子——倒不出来，教师和学生的沟通又不够，自身价值体现不出来。”

为了缓解基层中小学双语师资紧缺的问题，自治区健全了“以师范为主的高校高年级学生赴基层学校实习支教制度”，和田地区来支教的有新疆师范大学、昌吉学院、新疆教育学院的大学生，加上本地的和田师范专科学校的，的确缓解了一些学校双语教师短缺的问题。但是造成的不良影响也非常值得关注。主要是非师范专业的不会“双语”的大学生上课很成问题。

笔者专门到于田县某校、策勒乡某校、墨玉县某校听了汉语课，发现支教的大学生和学生几乎无法沟通，也不了解汉语课基本的教学方法：有一位一节课讲的全部内容是“指挥家、乐曲、交响乐团、军人、钥匙、邀请”6个词（全文有27个词语），重点竟然是5个名词，时间还很紧张，“邀请”只造了一个句子上课时间就到了，下课我们相互交流时发现这位教师很疲倦，嗓子都已经沙哑了；有一位讲课文《陶罐和铁罐》，和学生就没有互动环节，学生读学生的，老师讲老师的，更要命的是把“语言课”上成了“文学课”，讲课涉及的内容很多，老师是不停地写不停地讲，很辛苦，但是没有注意讲课的对象。

调研中发现，许多学校对“非师范高校高年级单语人学生赴基层学校实习支教制度”有意见，对这些大学生的评价就一句：“说实在的，够呛。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

按要求，到2012年，基本普及少数民族学前两年双语教育，接受学前双语教育的少数民族幼儿达到85%以上；到2015年，少数民族中小学基本普及双语教育，接受双语教育的少数民族中小学生达到75%左右。^[6]这一要求对和田地区来讲，任务非常重。和田地区测算之后认为，2015年中小学双语覆盖率只能达到70%左右，上报到上级主管领导，主管领导很不满意。和田地区也只有本着“只要努力、只有努力”的精神，加大工作任务。

综上，在和田地区比较典型的现象是：大量的不会“双语”只会“汉语”的“汉族教师”被当作“双语教师”在使用。当谈到这一现象时，教育相关领导的道理很令人深思：

“对什么是双语教师？实际上从来还没有明确的界定，教育厅赵德忠书记曾经在报告中指出：双语教师就是给双班班授课的教师，包括用母语教授母语的老师。”

“世界上第一个大学生的老师不是大学生。”

“我们的双语教学，尤其是和田的双语教学，到2020年前仍然是磨合期，双语教师现在是处在赶数量的阶段，质量要求还不能提得太高，连续几年，就是拥有现在教师质量和水平的老师包括高中生我们都招聘不上。应该等条件成熟了再对双语教师进行界定，方案可

以很快拿出来，但是怎么落实？如果落实不好，连现有的双语教师都保不住。所以应该在磨合期构建起双语教学的主体框架，同时规范双语教学行为，重视教师的在岗培训，然后再进一步深入推进双语教学。”

四、“汉语课”不等于“数理化课程的工具课”

在调研中发现，汉语教材使用的版本，这几年变换得很快，有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 2008 年（如：民丰县）和 2009 年（如：墨玉县）审查通过（试用）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供民族学生使用，新疆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新教版”），有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 2004 年（如：皮山县）初审通过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版”）。

很多学校和教师对这两个版本的教材都有意见，主要为：

教材使用的不统一，造成各县乡镇学校和学校之间、教师和教师之间交流的不便。现在使用的教材难度太大，使许多教师和学生失去了学好汉语的自信心，又和新疆的实际生活脱节，在缺少汉语学习环境的条件下很不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以致使许多教师想办法要求转到普通班教学。部分双语班授课的教师素质和水平不如普通班的现象就是这样造成的。

“新教版”每课涉及了 3 篇课文，有些内容偏难，连教师都不会，教学任务太重，在规定的时间内要完成压力太大，如：五彩石。如果有一篇课文就可以。同时教材使用说明中已经明确指出了课文二、课文三不需要课堂讲授，只是为了增加学生的汉文材料的阅读量，但是每次升学考试都涉及有课文二和课文三的问题，而且还不少。但是操练的内容太少，不利于学生汉语知识的掌握和巩固。（有人反映：编写教材的人就是出题的专家，上述情况是出题的专家出于某种原因造成的，而学校和老师对考试题是非常敏感的，只好三篇课文全部讲授）

“人教版”的语文是汉族学生使用的教材，难度很大，许多古诗教师都上不下来，但是用的范围很广，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人教版的数理化课程，不论模式 1，还是模式 2，都在用，人教版的“语文”（汉语课）和人教版的“数理化”课程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数理化课程用人教版的，“语文”（汉语课）自然要用人教版的，要不然，学生的汉语知识不能够满足学生数理化知识的学习。

而且，他们还有典型的有说服力的成功案例：民丰县某某乡某某年，一位不会汉语的汉族青年代课教师（高中学历），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给 18 名维吾尔族学生的一个班上课一个人包办一个班的汉语和数学。该班学生毕业时刚好赶上第一年内初班招生，9 名学生（50%）考到了内初班。这件事情当时轰动了和田教育系统各级人员，该教师后来被委培后

调任和田教育局工作。这个成功的案例中，所使用的教材就是人教版的语文和数学教材。

笔者亲自和该教师了解了相关情况，该教师在肯定了以上的做法是从自己的案例得到的启发，但是他同时补充到：自己当时作为一名汉族教师，给少数民族学生上课，语言交流上的压力很非常大，努力自学维吾尔语，基本上做到了和学生、学生家长等的交流，而且和这些学生及其家长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就是现在已有机会，仍然和这些学生甚至家长往来交流。

（调研中笔者也发现和以上教师相同的一格案例：墨玉县芒莱乡有名教师叫杨杰（40多岁了），2005年和田地区教师招聘时，他从四川省某某县来到和田当老师（在四川，他一直是民办教师，待遇太低）。被招聘为双语特岗教师以后，给少数民族学生讲授汉语。但是他自己一句维吾尔语也不会说，给学生上课或者和学生交流起来非常不方便，所以自己想了各种办法自学维吾尔语。他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不仅会流利地用维吾尔语交流，而且写得一手漂亮的维吾尔文字。和他同时招聘到的双语特岗教师中有一位维吾尔语专业的汉族女大学生，到现在，这位女大学生的维吾尔口语、文字书写能力还没有杨杰老师的好。杨杰老师现在负责该校的双语教育教学工作，上级来检查，他是学校领导当之无愧的翻译。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中的标语，全是杨杰老师一个人自己翻译、自己用两种语言用排笔书写。）

实际上上述把“汉语课”不等于“数理化课程的工具课”的做法并不能够经得起考证。从笔者调研所听的数学课授课情况我们发现：某某数学双语教师，维吾尔族，是某某中学的数学双语骨干教师，在学校里他的双语数学课讲授的在全校名列前茅，但是我们从他的授课情况来看，用汉语表达时说的都是非常简单的句子，稍微长一些的句子表达就很不规范，也很不流利，就是我作为汉族同志去听，在理解上都成问题。而对于数学课上设计的核心内容中的“专业术语”，比如有理数，从上课开始到下课结束，教师没有用维吾尔语翻译过一次。下课和教师交流问题这一问题时，教师说学生都能够理解。而实际上和教师交流前我们询问听课的学生，学生回答：“有理数就是有理数，维吾尔语是什么意思，老师没有讲。”

事实说明：“汉语课”不等于“数理化课程的工具课”，或者不能简单地认为“汉语”学好了，“数理化课程的工具”——语言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我们知道，就是在高校，还专门设置了“专业汉语”这门课程，应该说设置“专业汉语”就是为了解决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问题。

鉴于以上情况的大量存在，也难怪许多学生家长的担忧：孩子在学校学习双语，结果是几年下来，两种语言都变成了“qala”（半截子、半生不熟），孩子说的许多汉语词语不知道维吾尔语怎么说。

有位学生家长直接说：“孩子学了11年汉语，说的汉语我们听不懂，到自家开的商店帮忙，和汉族同志无法交流，考试还是达不到标准，这样学的语言有什么用？是汉语太难学了，还是我们的孩子太笨了？双语既然可以开发人的智力，不如学习阿拉伯语，最多一个月就可以学会。我们做家长的也想帮助孩子学习，但是现在的作业全部都是汉语的，包括数理化作业，我们家长也就帮不上什么忙了。”“汉语和母语应该同时学习，或者在学好母语的基础上再学习汉语应该比较好，母语不抓不行，只学汉语，是不是就是消灭维吾尔语？”

鉴于以上情况，笔者认为：“汉语课”不等于“数理化课程的工具课”，数理化的教学语言工具如何解决的问题，是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绝对不可以坐视不管。初步设想：可以以“人教版”数理化教材为蓝本改写教材，做到语言表达尽量和学生的生活实际相结合，同时设计两种语言文字的“专业术语”对照表附于书本之后，供老师和学生一起学习。但是现阶段，不妨按照哈经雄、滕星的观点开展教学，即：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办法，用儿童的第一语言来教学，是永远正确的做法。^[7]

五、“双语”教学不等于“双语班”教学

调研中发现：“双语”教学等同于“双语班”教学的现象十分普遍，从上级部门检查，还是各教育局领导汇报，到学校领导主管，到各个学习班级的学生，都是如此。许多基层领导反映，“双语”教学基本上等于“双语班”教学，上级要检查、调研“双语”教学工作，都是围绕“双语班”教学工作展开的，可以说，“双语班”教学工作是学校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只要“双语班”教学工作出了成绩，学校的所有工作就有了成绩。学校什么材料都缺，就是不缺“双语班”教学工作的材料。

“双语”教学等同于“双语班”教学的现象不容忽视。我们的“双语”教学针对的全疆所有的少数民族学生，而不仅仅是“双语班”的学生开展。如果我们把“双语”教学和“双语班”教学等同起来，相当于忽视了大多数少数民族学生平等享受有限的“双语”教学资源，这是不公平的。

据地区教育据介绍：和田地区2011年的“双语班”的覆盖率估计在38%左右（2010年和田地区中小学的覆盖率近30%）。从这个数字至少可以看出：目前有二分之二的少数民族学生在“非双语班”（普通班）学习。

据我们调研听课情况来看：学校指定的“双语班”的“双语”教学和普通班“双语”教学相比，应该还是相对较好的，包括教学管理、师资配备、领导关怀、上级关注诸多方面，但是普通班“双语”教学却很成问题，甚至有大问题。

笔者试着自己随机抽样一些学校的普通班，听了几节汉语课。有各种情况：一是换学生

换教师。有的学校领导得到消息之后，把我们留在校长办公室喝茶，立刻将我们所选的普通班的学生和教师全部调换，听完课后和教师交流中我们才发现了这个问题。二是惨不忍睹。某某县中学，还是重点中学，“双语班”全部专门安排在一座教学楼中，管理各方面都比较严格。我去听了另外一座教学楼（普通班）某某班的汉语课。全班有40多名学生的班级，第三节课刚开始只有16名学生，就是上课结束时也才19名学生到班里听课。上课期间，有学校专门安排的值班教师进教师登记学生得到课人数。就是到班里上课的学生中间，只有五六名学生坐在教室前面能够相对认真地听课学习。而其他学生稀稀拉拉坐在教室里睡觉的睡觉，玩的玩，课堂纪律非常混乱。据该县教育局干部介绍：该校普通班教学管理存在混乱现象，连基本的教学秩序都无法保障。在某某县某某乡中学听课中也发现同样的问题。而这些上课的教师，都是汉族教师，都不会维吾尔语，不能够也不想好好组织课堂教学。

课后交流中，一位教师（我的学生）对我说：许老师，我不怕丢丑，你看到的都是真实的情况，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也只有过一天算一天，反正是普通班嘛，有人上课就可以，学生来不来上课，学生学习的情况怎么样，上面和学校来不及管理，他们的重点都在“双语班”。许多维吾尔族学生发现我会说写维吾尔语，都纷纷说到：“我们的汉语老师都像你这样就好了！”

“双语”教学等同于“双语班”教学，事实上“双语班”变成了变相的精英教育，而普通班变成了“放羊”式大众教育；事实上已经造成了有限的“双语”资源更加分配不公，甚至使社会上产生一切围绕“双语班”教学开展少数民族教育的情况，而把少数民族教育和“双语教育”的地位互换，少数民族教育处于附属教育，而“双语教育”成了“四不像”的领头羊。

参考文献：

- [1][加拿大] W·F 麦凯，[西班牙]M.西格恩著，严正，柳秀峰译.双语教育概论[M].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P15.
- [2]陈世明.新疆民汉双语现象与社会发展之关系[M].民族出版社，2010，P420.
- [3]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四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P1.
- [4]陈兰.和田地区中小学双语师资队伍建设研究[J].新疆教育学院学报，2011（4）.
- [5]马文华.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学工作的回顾与展望[J].新疆教育学院学报，2011（4）.
- [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上与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双语教学资料汇编[G].2010.
- [7]哈经雄，滕星.民族教育学通论[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P183.

Several Bilingual Education Teaching -- in the throes of misunderstanding Hetian area of n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XU Duo-hui

(Hotan teachers college, Hotan, Xinjiang, 848000)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in 2011 June to 2012 November in Hotan area seven County, 7 junior middle schools bilingual teaching, the five major mistaken ideas need to correct, that is found in Hotan bilingual education: 1. "Chinese" can not simply as "the Han language"; 2. "Bilingual Teaching" not equal to the "Chinese teaching"; 3. "bilingual teacher" can not simply as "the Han nationality teacher"; 4. "Chinese course" is not equal to "the mathematics, physics, chemistry Course tool class"; 5. "bilingual education" is not equal to the " Bilingual class ".

Keywords: Hotan area; bilingual education; bilingual teaching; language attitude; Mandarin

致 谢：本文写作中得到李儒忠先生指导，并在 2012 年 4 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双语专家委员会上加以交流，特表感谢。

基金项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资助项目《和田地区中小学汉语教学现状及对策研究》（12BJYX129）、2013 年度自治区高校科研计划项目《南疆民族高校“双语”师资力量培养构建研究—以和田师范专科学校为例》（XJEDU2013I23）、和田师专 2013 年校级课题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许多会（1973-），男，汉族，甘肃民勤人，副教授，硕士，主研方向是“双语”教育与“双语”教学。

收稿日期：

联系方式：0903-2514961；18040930611

地址：和田师专教务处（和田市北京西路 287 号）

邮编：848000

邮箱：1034843154@qq.com